



野草叢書之二

此時此地集

發行

文獻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

野草叢書之一

此時此地集

每冊實價一元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

印	經	發	發	著
刷	售	行	行	者
者	處	者	人	
國	各	文	夏	夏
光	大	獻	雪	
印	書	出	清	衍
刷	店	版		
廠		社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文獻出版社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三號
初版

文藝生活叢書

轉

司馬文森作
定價三元

這是司馬文森先生第二個中篇小說，寫的是南戰場某戰區，我們的某一部分抗戰部隊，怎樣從腐蝕的封建式的統治，蛻變而成爲勇猛的抗戰新軍；寫我們在南戰場的軍事，如何從廣州失守，轉變到粵北大捷；如何從退守到反抗，是一部軍事詩式作品。作者從抗戰爆發後，即參加該戰區工作，耳聞目見，累積多時始成此書，是他繼「天才的悲劇」後光輝的作品。初稿在「國民公論」上連載，雖因「國月」而中輟，但已深得廣大讀者之熱烈歡迎。

蕭

伍禾作

定價二元

「蕭」爲伍禾先生之千行長詩，寫的是一個革命者艱難苦鬥輝煌的一生，在「文藝生活」發表時，曾深得廣大讀者之歡迎。現作者細爲修正後，交本社發行。行本，預料此書將爲一九三二年最難得的詩作。

獻社出版
桂林府前街

四號

目錄

舊家的火葬

(一〇)

贖自己

(六)

我這樣的寫了「心防」

(一一)

憶聶耳

(一五)

少了一個說真話的人 (悼孫寒冰先生)

(一六)

魯迅沒有看錯人

(二〇)

問題要分清楚

(二三)

七月

(二八)

關於關山月畫展特輯

(三〇)

一個比喻

(三三)

隨念西峇

(三五)

談真

(三七)

人、畜、鬼 (港報奇聞錄)

(四〇)

感謝德萊賽

(四四)

從塔斯社消息說起

(四六)

學英國

(四九)

野草

(五〇)

掌聲與罵聲

(五二)

何必苛責林語堂

(五三)

送綏靖公之辭

(五五)

殘忍的根源

(五八)

論「晚娘」風

(六〇)

文人無行

(六二)

哀王開殯

(六三)

舊家的火葬

半個月前，接過從上海寄來的信，說六月七日，日軍打到杭州近郊，把我們的舊家放火燒了，因為那屋子被敵僞占領了，開了一所很大的工廠，所以除出屋子全燒之外，還燒毀了敵人已經收買了的幾十萬元的繭子。妻在後面附加着說：「我們覺得很痛快，這最少對於你個此家的那些不肖子弟，給了一個不小的教訓」。所謂不肖子弟，是指我的姪輩，他們一度逃出了之後又回到故居，將祖傳的屋子租給敵僞，過着準漢奸日子。

在將信疑中，昨天深夜看到了中央社金華發的一個電報：「浙東我某部，於五月卅一日晚潛入杭垣，當在太平門外與敵發生激戰，斃敵甚多，並將敵倉庫多所及安利，正大兩商行全部焚毀，一時烈焰熊熊，火光燭天，城內秩序大亂，是役敵除死傷外，損失三百萬元以上。」

消息是證實了，正大齋行就是我的故居，我出生的舊家，竟在這樣的情形下火葬了。和妻子一樣，我也祇能喊出了一句痛快。

四十年前我出生在這古舊的大屋子裏。那是一所五開間，而又有七進深的莊院。地點是在杭縣太平門嚴家街，離城三里，這屋子造於洪楊之前，所以一切都是老派，我懂得人事的時候，我們家已凋落了，全家人不到十口，但是這一百年前造的屋子，說得毫不誇張，至少可住一百人以上，經過了洪楊之劫，許多彫花的窗櫺之類是破損了，但是合抱的大園木，可以做一個網球場的大天井，依舊誇示着他昔日的面貌，我在這破舊而大得不得體的舊家，度過了十五個年頭。辛亥革命之後，我的哥哥因為窮困，幾次要把這舊家賣掉，但是在那時候竟找不着一個能夠買下這大屋子的買主，哥哥瞞了母親，偷偷帶一個人在估看，我祇聽見他倆才討價還價，一會兒笑一會兒爭之後，哥哥憤憤地說：

「單買這幾千塊尺半方的大方磚，和五百幾十塊青石板，也非三千塊錢不可

我才知道這些我日常在那裏翻掘起來捉灰豎蟲的方磚，也是這樣值錢的東

西。

據親說，這屋子是我們祖上「全盛時代」在鄉下建造了而不用的「別邸」，本家在在長山門外，駝駱橋，這是每年春秋兩季，祭祖時候用的臨時公館，田太平門不遠，就可窺望見這座大屋子的高牆，那高得可怕的粉牆，將裏面住的「書香子弟」和外面矮屋子裏的老百姓們分開，所以不認識的人，祇要一問沈家，那一帶的人立刻就會知道：「啊，牆裏」「牆裏」變了太平門外沈家的代名，據說已經是近百年以來的事了。

但是，辛亥革命前後，我們的家衰落到無法生存的田地，這屋子周圍的田地池塘，池塘都漸漸的給哥哥押賣了，祇有這屋子，却因為母親的反對，而保留着它破舊得像古廟一般的形態，夏天的黃昏會從蛀爛了的樓板裏飛出成千成萬的白蟻，沒人住的空房間裏也會白晝走出狐狸和鱷鼠，但是牆裏和牆外的差分，却因為「牆裏」人的日益窮困，而漸漸地撤廢了，牆外的野孩子們也做了我的朋友，

我記憶中也還鮮明地留着一幅冬天自己拿了籃子到鄉下去拾枯柴的圖畫。

假如我母親還在世，今年已經是八十三歲了，在那個時代裏，她算得是一個性格奇特的人，四十五歲死了我父親之後，從不念過一句佛。從不燒過一次香，出嫁了的姊姊送她一串念珠，她却丟在抽斗裏從來不去理會，不佞佛，當然不信耶穌，反對中醫，有什麼毛病專服西藥，從這種性格推衍開去，她是一個富於民主精神的人，她從不討厭鄰近的窮孩子到我家裏來，也從不禁止我和這些野孩子在一起，把自己吃用的東西省下來送給鄰近的窮人，是她唯一的愉悅，我長大了之後從日本或者上海回來，總帶給她一點糖菓和食品，但是她自己並不吃，瞞着我們偷偷的送給那些赤腳的孩子，被我們看見了的時候，她說：

「我們吃得太多，這種東西，也許他們是吃也不會吃到的。」

但是具有這種近代性格的人，對於這所古舊的屋子，她却懷抱着使人不能相信一般的留戀與執着，我中學畢業的那一年她鄭重地對我說：

「趁我活着，把這屋子分了吧，我一死，遲早會給你哥哥賣掉的。」

當時是五四之後，我根本就對這象徵封建的「破廟」有了反感，所以我對於她苦心地保守了幾十年的財產簡直不加任何的考慮，隨口地說：

「我不賣，讓他賣去！」

這句話傷了她的心，看着人哭泣了一整日，我也就從這時候離了「家」。舊家的影子在記憶裏漸漸的淡忘了，一直到抗戰開始那一年的初夏，接到母親病篤而趕回到這屋子的時候。

隨着時代的變遷，這舊家也有了幾度的滄桑，第一次歐戰之後，因為民族工業勃興，我哥哥也在這封建的屋子裏開過一個現代式的工廠，用新式的「機器」織杭紬。在「城外」這屋子算是第一所「工場」，浙江絲織業凋落了之後，「機器」停止了工作，於是這屋子在五年間又變了「正大繭廠」。那一年，因為哥哥要把母親臥房側面的「菓園」改作屯繭的倉庫，要把「裏園」的棗樹和橘子樹砍掉，他們之間曾引起過一次很大的衝突，但是結果是母親失敗了，我最後一次回家的時候，蒼蔥的棗樹園已經變了煞風景的「繭灶」了，我雖則不會親耳聽見了

丁的伐木聲音，但是「櫻桃園」最後一場的主人公們的心境，我是感覺得到的。在鬥爭劇烈的時候，我屢次感到潛伏在我意識深底的一種要將我拖留在前一個階段的力量，我掙扎，我殘忍地斫伐過我自己的過去，廉價的人道主義，犬儒式的潔癖，對於殘酷的鬥爭的忌避，……都是使我回想起那舊家又要使我惱怒於自己的事情，而現在，一把火把象徵着我意識底層之潛在力量的東西，完全地火葬了。將隔離了窮人的書香人家的牆，在烈火中燒毀了。

我感到痛快，我感覺到一種擺脫了牽制一般的歡欣。

談 自 己

記得魯迅先生在「題未定草」裏面講起過被人擁擠之苦，他說：

「文章而至於要做，其苦可知，……情願綁票，令我為難，但同時

又想到這也許還是自己錯，我曾經發表過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乃是擠出來。他們大約正抓住了這弱點，在用擠出法；而且我遇見編輯先生們時，也間或覺得他們有想擠之狀，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說：「我的文章：是擠也擠不出來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談自己，以及有些文豪們的專論別人。」

從這篇文章裏學了乖，我就已抱定了「少談自己」之旨，我向來濫寫文章，文不值錢，來擠者本已很少，所以我的少談自己，除出防擠之外，還有着「自己」特有的原因，也許是幼年僻處鄉間，不懂社交的原故，我從小就怕「示衆」，小的時候偶爾穿了一件新衣，買了一雙新鞋，也唯恐被大家注意，就儘可能的避開在人多的地方走動，年紀大了，也只想做一個不爲別人注意的常人；夾在人叢裏面。我不注意人，人不注意我，就覺得心安理得，暢適無比，從這種習性出發，在人多口雜的地方，我就儘可能的少作惹人注目的行爲，不發引人注意的議論，積習既久，遂成癖性，因爲自己只想一生平凡地做一點應做的事情，所以也

並不覺得這是非革除不可的弱點。

和我熱心一點的人，都知道我有一個小小的信條：那就是宴會不猜拳，開會不講酒。不猜拳的原因，是由於自己不會喝酒，別人耳熱酒酣的時候，自己老是靜靜地對觀，於是發覺了猜拳當事者們筋突面紅，聲嘶力竭的表態，實在並不好看；而不講酒的原因，除出不曾學過「演講術」，而又沒有即席措詞的才能之外，主要的還是害怕那百十雙一時集注在自己身上的眼睛。這是個人的性癖，本「少談自己」之旨，就沒有在口頭和文字上發表之必要，那知不把這些習性使周知，也有它弊害的一面。

幾個月來，爲這性癖，就受累不淺。

譬如一個相識的或者不相識的朋友發來一個帖子，要你某月某日去參加一個集會，祇要沒有更重要的事情，作爲一個新聞記者或者一個作者，理得去聽聽或者看看，可這一出席，便有被「指定」講話的危險，除出自己怕示衆的原因之外，有時候這個會的性質不很知道，根本無從講起，有時候可講的話已被主席

和先講者說得「乾二淨，隨聲附和，消耗別人時間」，不如不說爲妙，於是祇能起立道謝，表示「沒有什麼意見」，可是，現在世事複雜，人事很微妙，在這複雜微妙的人世中打圈子的人，神經又常會過分敏銳，於是「不表示意見」常常會比「不出」更加不好，「某次會上某人不肯講話」，這個「肯」字一用上去，就可以解釋做某人「不贊成」這個會乃至「反對」這個會的意思了。

改又改不好，逃又逃不掉，於是而我祇能期待於年久月深，大家知道我的性癖，又那兒知道年未久月未深，不講話之外，不看戲又成了問題。

我喜歡看戲，而且是不擇好壞，電影話劇之外，舊劇也常常去看，但是，根據上演的性癖，對於話劇「預演」或者「招待參觀，請予指教之類」，却還是常常謹言不教，理由還不很明白嗎？看完了戲之後，照例要圍圍坐下，在主席指名之下，一個個的起來「講幾句」！「吃豆腐」吧，我還不願意會欺欺人，單單找幾處缺點來「應景」而又不替他們想一個補救之法吧，那麼上演之前非但對事無益而反足以徒使別人困擾，那麼卽席替他們想個補救的辦法不好嗎？老實說，我

沒有這種時間和才能。

跟着話劇歌劇的發達，預演和「檢討會」之類也就多起來了，對於這種會合，我還是儘可能少去，這心情，正和魯迅先生所說「情同綁票，令我爲難」完全一樣。我於是採用了十年前在上海的環境下看電影的方法，遲去早退，悄悄的看完就走。在熱鬧場中掛了紅條子擠來擠去，有意使觀衆覺得你是一個特殊的人物，我固然沒有這種粗壯的神經，但是在衆人環視之下被主辦人請着讓着的坐到特定的席位裏去，似乎也有點跡近「海派」。我希望自由地，不必提心吊胆地觀賞，我也希望高興就看，厭倦就走。被讓到特別的席位裏坐定了之後，戲未完而先走，那不是更加失禮，更加容易引起誤會？——一直看到底吧，不幸的是在時間感覺不很靈敏的中國，我在對於時間方面非爭幾秒幾秒不可的新聞工作上還有着

一個地位。

不加說明，這種心情當然別人是不会知道的，於是災難就來到了，爲了不在特定的招待時間和特定的座席裏看朋友們主持的戲，立刻就發生了毫不必要的猜

測，一個朋友留條給我說「昨今兩日未見來觀，惶慮之情，與時俱增」，而另一個朋友却在背後推測說「是不是與主辦這演出的某先生有些意見？」「惶慮」何來？意見何自？這在我當然是「如墜五里霧中」，無從捉摸的了。

從這種瑣事想起，我就覺得我們這一時代的人員在是從自己想得太多，替別人想得太少，換言之，就是不夠客觀，不夠民主；我想，以自己的習慣為唯一的習慣，以自己的性癖為唯一的性癖，以自己的看法，為人人皆然的看法，這是一件很值得「惶慮」的事情，從這種態度出發，主觀的好意，在受之者往往是一種不自由的拘束和苛責，為什麼不能大目觀之，讓他自由地來看，自由地不來看，自由地發表意見，自由地不發表意見呢？在中國鄉間來了一個服裝稍稍不同一點的人就議論足評頭，追隨不放，而在倫敦則不論你黃人黑人，不論你穿十八世紀的古裝或者霍萊塢的時裝，誰也不來對你給以特殊的一瞥，這大概是——儘管是實產階級的民主，總也是有了幾世紀民主思想之積蓄的原故吧。

希望成英雄的人，把自己從人羣裏超顯出來也許有一種快感，可是願望做常